黃離草卷十

明　[illegible]　撰

五言律詩

十月廿日夜泊[illegible]陵城下翫月　癸丑

洪水盤上九天清光不減來圓雲連遠岫橫天外

雁孤飛枕水護重旗上空日夢棹歌猶認去年船

年來滄洲願容得主綸音賢

送邑侯陸雨書懷　首

一春多事覊逰陽處處水潦如望洋青山雨歇鳥啼急
白日門關蠶績忙倚門無復念游子思親空自推表腸
慈烏中夜驚獨宿為爾涕泣沾衣裳

其二

凝雲一月翳朝陽四望平蕪盡海洋蜀魄喚春空自苦
呉蠶作繭為誰忙一身留滯難回首萬事牽縈易斷腸
繼述久知心事重莫將流涕浪沾裳

杜休寧秩滿將行以李生畫鶴留别江彥銘令

余為題李生前朝人自題云某人作以記重逢

文昌自是文章伯令我題君畫鶴詩翹首豈無霄漢志
潛身猶待羽毛期李生昔記重逢日杜老今當惜別時
好爵與縻應有意林皐空動故人思

宗家成仲以先子所題墨竹求詩

先子手筆故家竹蟠虬蛟龍墨尚新典則喜存三世物
文章猶見百年人修莖已傲風霜晚嫩葉還沾雨露春
欲繼短篇題紙背披圖令我倍思親

嚮明樓 甲寅

庚戌之冬先子為宗家子敏作嚮明樓記道其移孝就忠之意因得疾歸不起今年賤子省家林子敏邀宿是樓求題斯卷次早倚欄雲山萬變曉光中誠為勝槩復念斯文先子之絶筆也謹賦近體以寓傷感之懷

嚮明樓上乍登臨對景興懷感慨深萬疊雲山迎曉日一庭烟樹接春陰獲麟自念當年筆報主誰知此日心

萍梗東西根本在毋飛魂夢到家林

題希陶詩卷 甲寅

宗家子華名菊自號希陶翁有詩卷子華好讀易亦好飲自註學易碎録其志可嘉求題茲卷為賦

典午忽兮不可尋靖節感慨何其深赤松終遂博浪擊孤竹肯改西山心百年事異有興廢曠代志同無古今希陶果解前人意述酒雄篇時一吟

其二

奕世宗家不乏賢衣冠猶見璧珠聯甘為彭澤歸來後

欲究庖犧未畫前酒熟但邀隣舍飲書成應付子孫傳

思鄉游子情何限安得相從濯澗泉

贈别趙省郎乙卯

趙璧連城舉世知紫陽一見又分離莫辭遠客長征日

正是男兒報主時山路春明花隱隱驛庭烟煖柳垂垂

定知公館多詩興好寄雙魚慰所思

同休邑丞應叔原由屯溪泛舟至溪東贈別時

丞委運海船木 乙卯

屯溪渡頭春水生孫王山下滄波平斷雲過雨有底意
落日青山無限情送別已知難作別舟程那敢緩王程
江山勝處須題詠安得與君同眼明

游觀崖亭圖 有序

為石文舉長司題游觀崖亭圖是亭杜休寧所
創余去年嘗同杜公游有詩

落日溪頭曾艤舟新亭俯瞰碧波流當時對飲偶嘉會
此日題詩思舊游天祿遠涵清鏡曉齊雲平接野烟秋
少陵醉後雄篇在幕府還能為爾留

汪谷賓因李雪齋求余寫臨清樓圖併詩

野人未上臨清樓作圖題詩神預游題詩不盡登臨興
作圖漫寫凭欄秋水南鬟黛入簾小松蘿空翠當牕流
想像賦成終未穩安得乘興來上頭

題菊堂 有序

戴榮仲以菊名堂因耆家程孟德求題以不知
其為人未之作也而孟德催促坐守因賦

菊堂詩債已年餘孟德重催始就書欲寄淵明籬下句
未尋安道雪中居清香獨傲秋霜老棟宇猶涵夜月虛
甲子千年誰解得為題君卷倍躊躇

江節婦 有序

節婦孫氏友人江彥功之母也先子為之傳翰
林諸公皆為品題今歲彥功復求僕着語時孫

氏已棄榮養而先子亦捐館矣傷今感昔爲賦

蕭江節婦先君傳苦操雄文照亂離操定不隨天地改

文傳空使古今悲平原渺渺春暉遠蘭樹依依麗日遲

把卷欲題當日事嚴親又動九京思

夢別陳彦珍并序

臘月十日夢陳彦珍判簿考滿而歸方樽酒談

笑間復有長安之除促使已在門矣惻然别去

夢中作此覺後急書之

握手相逢喜未闌又遮西日上長安江山千古形空壯
戈甲十年民已殘路遠誰憐行役苦情深自覺別離難
下車早報平安信白髮高堂淚未乾

黟山汪孟和以其祖居棲碧樓作圖求賦為題
之時為府吏

謫仙去我日已遠誰復結樓棲碧山韶華一逐流水去
碧桃幾見春風還龍魚每懷鼻祖重騏驥肯放聞孫閒
題詩不盡歸歟意安得與子窮躋攀

題自畫

樓觀横空倚薜蘿千尋晴碧落滄波天連極浦歸帆小雲鎻重巖積翠多一壑已堪藏蠹籍百年只合老漁蓑扁舟草閣相看者應有臨風欸乃歌

題金山寺 庚申

袖拂塵埃到上方白雲深處自生凉金爐香細輕浮座貝葉陰濃静轉廊十二樓臺餘寂寂三千世界杳茫茫沉傳今古爭梯接獨有文公重感傷

題宣上人棲碧軒

謫仙不答俗人問此是西來第一禪究竟本無文字敎品題猶有短長篇軒開淨几雲生座欄瞰清溪水漲川忽憶門前車馬事故知宣老即青蓮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此李謫仙詩也大慧語録云歸宗可宣禪師與郭功甫友善功甫時任星子尉宣寄書云且 托生君家六年望君見

顧功甫得書驚喜中夜見宣入內妻果有娠及
生即名宣老繞過歲記問如昔逮三歲白雲端
和尚過其家繞見便呼師侄端云與和尚相別
幾年宣屈指云四年端云在甚處宣云白雲座
上喫油糍忽門外推車過端云門外甚麼聲宣
作推車勢端云過後如何答曰平地一條溝云

題自畫榆溪清隱圖寄程國輔 庚申

榆花飛處杏花開盡是高人手自栽古寺晚鐘僧出定

平林春雨鷺飛迴傳家幸有藏書屋報主慚無濟世才
何日許辭金殿直杖藜莫訝客頻來

其二

初月梅花近水開滿林仙杏為誰栽雨晴採藥穿雲去
風煖尋詩步月迴身近玉墀膺寵渥手調金鼎詫奇才
鳳凰池上頻回首會見鵷班接踵來

陞春官侍郎遣篤郎歸寄陳姊夫德銘乙丑二月

憶昔家居溪上村青山為郭石為門姻親頼有朱陳舊

問學誰知道義尊君守園林承祖澤我糜廩禄荷天恩
疎慵若有歸田日世世學還須重討論

其二

自携琴劍别幽居魂夢無時𨑹故廬訪遠已知親誼重
趨朝還念菲才疎百年霜露遺先壟萬卷牙籖積舊書
歸到楓林煩護念時傳消息報何如

遭誣得罪賦此以見志 乙丑三月

四十趨朝五十過典章事業歷研磨九重日月瞻依久

一代文章制作多豈有黄金來暮夜秖慚白髮老風波歸䰟不逐東流水直上長江訴汨羅

其二

自知亷潔可匡君豈料顛連更殞身七載儀刑多制作百年經史豈無聞人情洶洶何時定世事茫茫總莫伸九死一生何足報盡將心事付蒼旻

五言絶句

契友汉口范平仲寫雲溪歸隱圖成題此

疊巘青螺擁閒雲白練舒林椽數間屋彷彿似吾廬

題畫馬手卷

八駿去已久驊騮未易逢君看七十匹若箇是真龍

其二

塞北平如砥沙場五月寒驊騮不受馭馬用置奚官

六言絶句

題琴趣軒卷

搆屋已題琴趣寫懷更賴詩腸一操九臯鳴鶴仙風吹

送天香

其二

箕子誰傳悲操汾亭空寄餘音獨有杏壇玄聖乾坤今古同心

其三

澆世漸離淳古九嶷望斷重瞳寄語軒中高士為誰彈作南風

其四

净几爐烟晝静小齋花氣春酣莫作商聲秋調鶯啼三
月江南

題浯溪清隱圖贈吳甥

山下半篙春水溪頭幾樹疎烟為問故人閒處聽松應
是高眠

題五城程均敬畫

雲散山連晴碧江空樹倚高秋天外歸舟何處山中十
二層樓

七言絶句

小園栽菊

菊苗移向小園中好雨初晴土脉通不是陶潛躭野趣
欲留晩節待秋風

其二

老菊叢根寄小盆也知春至長兒孫扶持已費栽培力
長育全資雨露恩

即事

菊自離披蝶自愁道人無事懶悲秋多情昨夜三更雨洗出青山著屋頭

其二

結茅深住白雲窩人跡何如鳥跡多村塢月明聞犬吠定知山虎夜深過

畫扇

是處青山好結廬杜陵每愛野人居白雲不作蒼生雨長向林中伴讀書

題錢舜舉海棠白頭翁

睡起嬌紅映綠紗春風籬落一枝斜山禽自是頭元白
莫向花間怨歲華

題宋太祖蹴毬圖

龍未興雲虎未風一包元氣聚英雄等閒蹴向陳橋驛
百二山河舉步中

墨菊

三徑秋香不可無伊誰描得影模糊只愁醉倒陶彭澤

故着當年僧褐夫

畫扇 癸卯

時余與董伯和同寓越與作此圖以寓思歸之意故題之如此

一棹滄浪烟霧深古松陰底自沉吟家山只在青山下重疊暮雲何處尋

宿江頭不了寺

分得禪房半榻眠譚空因悟靜中天隔牕一夜江頭雨

忽憶春山好種田

訪祥雲谷首座不遇

何鉏欲訪祥雲谷雲出天涯晝寂寥擬念過從知姓字

秋聲何處有芭蕉

遣人歸寄

年餘始報平安信萬緒千端下筆難但得雙親長健在

不須流淚倚欄杆

其二

甲辰之冬十月望行客此時應到家想得雙親淹淚眼
問兒何事在天涯

其三

兩字平安報細君勲名未了百年身但令貞潔如圓月
不用春閨夢遠人

至赤岸

千里奔馳志未灰小舟又唱楚歌回舉頭遥見缺和塔
無數青山隅岸來

題畫扇錢葉省郎越中行

三月錢塘春漸濃老松長吼海門風故人一別知何處

天外青山是越中

其二

清明時節雨霏霏客子新裁白紵衣日日江頭問消息

洗天風雨幾時歸

題畫

溪上青雲好結居午陰不用廢葵蒲松風吹醒江湖夢

猶道潮聲撼草廬

其二

老樹亭間翠影疎遠山烟外淡模糊扶節但問清溪水
還向長江作浪無

其三

林臯獨立誰家翁悵望天際來秋風暮烟未收遠山淡
海潮初落滄江空

其四

老松屈盤倚亭樹靈物那無鬼神護只愁一夜風雨來
化作神龍擘崖去

除夜有感 甲辰

椒盤明早頌椒花又是新年草歲華却憶去年當此夜
吳江霜落夢歸家

其二

大地久嗟風土異昊天終見歲時同來朝擬上南山壽
安得封詞付曉風

雪霽

曉分梅影天花白夜引蟾光玉色明臥對軒𢠵迷近遠
忽聞鼓柁刺舟行

題自寫山水

岸上青山山下雲孤舟潮落繫江濱却看江上風濤險
何似林間自在身

花朝登砂子嶺

山上白雲山下溪雨餘石磴靜無泥幽禽不管興亡事

盡日林間自在啼

睡起偶書

八面櫺牕八面開畫屏牕外綠於苔竹床籐枕凉如水
睡熟不知山雨來

泛舟嚴陵 己酉

江水環山觸處開長歌輕潑浪花回舟行轉盡疑無地
又擁雲山一簇來

其二

雨聲徹曉收不住船頭水高三尺強只許多買山陰酒
中流擊楫歌滄浪

其三

千灘水没浪花浮鼓枻乘濤喜順流兩岸青山看不盡
扁舟五日到嚴州

其四

來時水没千灘平歸去水落石崢嶸却看岸痕思前日
舟在垂楊樹巔行

閒閒道士求題息齋竹

楚山修竹不可致誰寫秋風筆底開疑是道人吹紫竹
月明引得鳳凰來

小景

短籬茅舍是誰家樓隱松篁石徑斜記得繫船溪上日
暮山重疊鎖烟霞

簫

紫管何年玉刻成宮商隨指自分明夜深喚起洞霄月

十二緑鸞天上鳴

楊妃上馬圖

錦韉銀鞍映綺羅開元猶是舊山河海棠春暖嬌無力寫向生綃恨轉多

白描湘妃圖

苦竹嶺頭啼鷓鴣瀟湘江上是蒼梧月明猶記當年夢仙袂翩翻淡欲無

楓林牧隱圖為吳子

松蘿遠削青芙蓉笛聲又起秋原風牧客醉歸牛飲澗

黄花滿地霜楓紅

雲溪歸隱圖 并序

洪武壬戌范平仲以事之京持圖求補前序為

題絶句於圖上以見意為後會張本云

雲溪歸隱終難隱客館裁詩未是詩待到柴門重掃日

是余文債欲償時

春江送別圖贈吳伯成省郎使回 乙卯

三月江南烟雨晴杜若草没滄江平輕舟短棹又相别
花落鳥啼難爲情
其二
王程豈計路遠近山色自與帆相迎想得皇華歸使日
日邊遥拜五雲明
墨菊寄方山程德明
方山處士别我久每挹高風晩節香賴此䴉谿三尺雪
寄君日日作重陽

寫墨菊寄陳彥珍

挑燈乘興寫秋芳寄與幽人晚節香栗里尚遺三徑在
何時同子醉重陽

題自畫寄陳親

柴門舊日經游駐留得風烟在故居為問盤中陳處士
溪山清興近何如

戲問龍筆架

古貌人傳漢祖顏全無變化似庸孱何如千載風雲志

俛首低回筆硯間

答

頑軀豈望風雲會素志長懷鐵石堅待到文明開聖治

肎負圖也學出河邊

題畫

紫陌紅塵没馬頭人來人去幾時休誰家有酒身無事

長對青山不下樓

錢塘歌

錢塘兒女面如雪錢塘兒女脚如鐵販鮮海上不歸來
夜夜吹簫望明月

竹枝詞十八首

錢塘兒女不學針月明樓下理胡琴逢人但道新番曲
不識春愁海樣深

十八嫁郎眉未開郎輕離別重求財扁舟一逐江潮去
日日潮來郎未來

郎去從征不見來門前小逕已生苔願得海門高萬丈

倒流江水送郎回
郎在潮東儂在西臨鸞愁畫遠山眉梅花月冷珊瑚闕
湖上兒女宮様裝小舟蕩漾芰荷香逢人便唱相思曲
不道儂家有阿郎
郎去從君二十年花開花落任春妍門前有箇垂楊樹
不着游人繫畫船
十五十六月正圓樓頭買卜問青天月如照到吳江水

郎在吳江第幾船
儂家住在湧金門青見高峯白見雲嶺上已無丞相宅
湖邊猶有岳王墳
葛嶺東頭是相門當年甲第入青雲樓船東入裏湖去
何曾望見岳王墳
郎心恰似江上篷昨日南風今北風妾心恰似七寶塔
南高峯對北高峯
勸郎莫上南高峯勸郎莫上北高峯南高峯雲北高雨

雲雨相隨愁殺儂

芙蓉月底雙鴛鴦飛來飛去在横塘人生多少不如意水遠山長難見郎

阿儂隨郎上釣舟郎作釣絲儂作鈎釣絲無鈎隨風颺釣鈎無絲隨水流

湖草青青湖水深畫船撑出斷橋隂畫船無柁是郎性斷橋有柱是儂心

茜紅裙子縷金紗多在湖船少在家黄衣年少不相識

白日敲門來索茶
阿儂家住第三橋白粉墻低翠竹高春光一日老一日
怕見花間飛伯勞
望郎一朝又一朝蕭郎信似浙江潮錢塘潮信有時失
臂上守宮無日銷
小姑擬郎去不歸為郎打死復鑽龜青山尚有飛來日
豈有人無相見時

霞託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覆瓿集卷四

明 朱同 撰

序

重編新安志序

洪武九年春有旨令各府州縣纂輯圖志知徽州府事臣張孟善復闕同知徽州府事臣金石提督之於是期集儒宿摭採庶務而命布衣臣朱同類輯成編同竊伏自惟郡縣之有志猶歷代之有史也山川人物之繁

彩制度典章之錯綜因革之故古今之變靡不具焉是故不可以易言之也況比年以來干戈底定所在版籍百不一存今乃搜求捃拾於焦土灰刼之後而欲盡夫典故記録之詳其亦難矣而新安則自宋之南渡郡人羅願博考遺書網羅衆説輯成一書巨細兼該綱目備舉其學問之博探索之勤固有非他作者所能企及後十六年四明劉炳守郡日俾教授李以申續之又八十年至元之延祐郡守朱濟又俾郡人洪焱祖以再續焉

是三書者幸猶不泯而他如梁蕭幾王篤之記唐之圖經宋太平興國之廣記祥符之書以至姚源之廣録則已不可得而見矣然而三志之續作者非一是以體制大綱雖以祖述羅願而紀録之法重複駁雜不無有焉今又續之則成四書首尾一事而繙閱檢討已不勝其煩蓋必變而通之提綱舉目錯綜比事芟繁摭逸旁搜總核合為一編然後可以為不刊之典成一代之言斯豈陋學淺識所能纂定固辭不獲於是黽勉奉命條疏

總會四閱弦望始克成書深媿編次倉皇不無挂漏而爬羅剔抉補缺正訛則有望于當代大人君子云洪武十年丁巳冬十有二月既望新安布衣臣朱同謹序

送副使丁士温赴名詩序

詩之為教與政通夫言之精者為文文之精者為詩甚矣詩之未易言也明良喜起之歌由來遠矣古之聖人以法制禁令不足止人之邪心也是以二南之詩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用之鄉人邦國使夫人之感發興起於

則其詩亦與之俱下然時有治忽政有汚隆則詩亦不能不隨之升降其亦囿於氣化之中而不自知其然耶閒有傑然而出者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輩其冠也然數子者豈獨長于詩哉有其才而未盡用於世於是發而為詩向使推其藴以庸於時則其政事之美必有絕出人者後之學者徒知步驟其句讀而不知所以為高者有不在乎句讀之間是以學之愈工而愈不能及也歟吳郡丁君士温官於歙者二年矣僕以僻處山野

未得時見以奉高論而間見其詩清麗溫和發於性情之正知其得于詩之本旨非徒善學數子而已則其知教化之源悟政通之道而佐聖朝之至治以鳴國家之盛不有望於斯人歟士溫以奉省部之名戒道有日郡之士友祖以餞之而求文以為贈僕是以發詩之遺意而道其欣慕期待者為之序

杜君遊觀圖序

柳柳州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

夷然後理達而事成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滞是以邑之有游觀者實為政之一助也休陽居嶶萬山間而平衍縈迴秀拔間出清粹奇麗而無麤雄角力戰鬭之勢是以其俗懦而淳其民文而秀號稱易治兵興以來勝負相尋居民逃散城郭丘墟官乎是邑者催徵奔走以供奉之不暇而往昔游觀勝景率泯没摧頽于荒烟野草而不可復識洪武四年會稽杜侯貫道以儒士擢宰是邑侯日躬庶務疎通剔抉時雨既霽東作方興則

杖履郊游撫摩勸勞與文士耆舊探松蘿之幽谷陟顛
公之高顛構亭斵石之厓振衣齊雲之上以發慮怡神
訪蹤稽古詢民俗講治道而向之泯沒摧頹者莫不洗
塵顏挺奇骨獻靈呈異於几杖間以通神思而聳視聽
是以其臨事也知之悉而見之明舉措適宜增損得所
事繁而民不怨政平而下樂趨柳柳州之言於是益信
侯令秩滿而朝京師其邑民某等命繪士吳芸軒寫其
平昔勸勞游觀之勝槩為圖求余序其去思之情以紀

之余謂醒心豐樂醉翁之亭黃溪西山鈷鉧潭袁家渴
之記昔賢為政游觀之勝發前人所未發者固未嘗不
同而亦未始能同也歐陽公當宋之隆平是以惟宣上
德化與民同其樂子厚則娛情山水以忘其故都而消
其抑鬱若吾杜侯則撫字之情不能勝賦役之重樂民
之樂與歐公之時固有間矣且以強仕之年始於百里
之寄方將盡蘊奧展經綸於時寧有柳柳州之懷哉越
州名都公所產也奇山秀水于是焉萃登高丘望遠海

上會稽探禹穴以大其視聽廣其心胸而助其文章政事者不為少矣而邑民之為此者豈非以紀公行政施惠之時勸勞游觀之所以冀異日登朝堂之要而猶覽是圖以毋忘其發軔之初者耶是為序

黃山圖詩序贈歙縣尹皇甫遵道

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必首之以山鎮泰山巖巖形於詩人之歌頌其來尚矣豈非以毓靈鍾秀興雲雨產庶物澤被一方為斯人之所仰者歟黃山居歙之西北

百二十有八里東南近歙西南界於休陽其西北則蔽于寧國之太平縣山之高千伯二十有八仞其峰三十有六水之源如峰之數合流為溪者二十有四洞之數半乎溪巖視洞而少其四靈異之迹殆不可勝紀此黄山之大觀也每雲霧晦冥則百怪沸騰雷雨在下秋高氣清奇峰倚空神光射目磊落嶄巖峥嶸壁立如武士千羣快劍長戟森羅天表迨夫絶澗壑捫藤蘿緣青壁而陟天都之高巔以望遠邇海則東俯滄溟西連華嶽南

窮百越北接幽都蝸羣蟻垤際乎四空宇宙混茫盎乎
一氣身超物表神游太初下視萬彙之起滅者真醯鷄
之在甕也且其靈芝仙草藥餌丹砂可以却老駐齡驅
邪起疾惠周乎萬物利通乎大都是以方外之士多于
是焉萃而官游乎是邦者未嘗不壯觀焉平陽皇甫君
遵道寧是邑三年矣時民困于徭役已久公方奔走撫
摩日躬庶務是山以地遠而僻非有公事未得縱覽常
以為歉今且政成而朝京師同郡休陽士友繪是圖寘

詩贈别而求文以叙其首僕以為斯山之勝萬變而不窮雖殫筆力以摹之誠退之所為挂一而漏萬者也豈區區丹青所能彷彿哉公以儒擢是職嚴于律己壁立萬仞人不敢干以私其自樹立如此其臨政也不立異不要名而誠意之孚惠澤之被愈久而愈深交接士友謙和如不勝引進後學奬勱如不及其育才成人之美又如此則公之有慕于此山也實所謂仁者之樂豈徒為觀游之具而邑民之倚賴于公也亦豈有異于是山

說興以為德之美不足以盡經綸之用于是始有量才之任馬下而至魏無知之儔白面書生之識東之高閣之誚又下而至鷄鳴狗盜之輩一切以取快于一時不暇復為教道人心經久之慮矣聖天子以神武一海内始盡取諸儒以任牧民之職時平陽皇甫遵道擢宰嶶之歙縣公之為治也嚴以律已恕以待物不飾外以誑人不欺中以利己而誠意之孚惠澤之被於人者愈久而愈深是以軍國之需不能不取于民而民未嘗以為病

也鞭朴之威不能不加于民而民未嘗以為厲也夫豈無故哉今公秩滿而朝京師郡之士友惜其別而索贈言于僕僕故首發德行之說為斯人告或疑之曰聖人之理天下猶梓人之構大厦也材之大小高下各適其用而後備焉今子之言毋乃守一偏之見而悖于時乎僕曰不然雲臺之功非無其人也而卓茂是求誠以植立人心維持世教有非一材一藝之所能集也聖朝所以用儒之至意其不在玆乎司馬君實有言才德兼全

謂之聖人才德俱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噫愚固無容于世矣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與其得小人孰若得君子若公者其庶幾乎君子者歟此非僕之私言士民之公議也是用直述其說以為序

送休寧縣尹杜貫道秩滿序

會稽杜侯貫道宰休陽之三年秩滿朝京有日徽郡士夫及僚佐交從惜其别者咸有言以贈邑民李某亦請

文于余曰某也庸孱無似兵燹以来室廬敝於隳突體力憊於奔馳而靡所底止者二十年於茲矣侯之至也驗民力以任役政平而事舉如某者始得以少蘇焉孟氏所謂猶解倒懸者果身親見之侯且行矣寇恂之借既不能達之于上則述其德政以道其去思而宣其湮鬱者肯為某一言乎余哂之曰子之意則誠善矣侯之為政也為公家耶為私人耶豈徒厚於子而其去也固將展其才大其用而登姓名于太史氏矣亦豈有待乎

予之文哉曰不然軍國所需于民者固不少矣然物有定數限有程期驗其稅而均輸之寬其期嚴其罰夫人得而集之也唯力役之征或不容溥及於民者必專有所委而後可于是點差之政興焉之役也官無定法則吏緣為奸事之輕重或相什伯而家之肥瘠鹵之登耗才之高下萬有不齊擇其力以任事少有不當則家破而事不集下疲而上不知斯人之斃於此者相枕藉矣侯之治邑也以是為政之先務周知乎閭里之情僞洞徹

乎物力之厚薄人才之高下責任之重輕豈不各當其
可合人情宜土俗是以民不至困而官事以成某之所
以得少息肩者以斯政之善也侯豈徒厚于某哉甘棠
之詠見于召南騶虞之歌形于漢室皆發于情之不能
自已者之二公者亦寧有待于人言乎哉余聞而喜繼
而嘆曰是非邪正之公天理民彝之著孰謂今人不如
古乎古之為政也世世其土子其民巨細周知奸偽無遁
故百年必世之期有所責望後之守令視其地猶傳舍

情未孚俗未諳而瓜期已至求其俗美化成難矣孰有精明洞察處官如家如吾杜侯者乎以侯之才假之以歲月則其所就又豈止于是而已乎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而無怨非私怒也姚荆氏受代民吏泣擁馬首不使去者非私恩也陽城為刺史判官不敢按者處官如家也子賤彈琴而單父治者得任人之術也夫開誠布公處官如家任人而不全任乎法者為政之要道也侯之行政施惠自視為所當然耳而民之不能自已有不

入政之說遂視為虛語矣嗚呼學之與行豈誠有二致
哉必也真有傑出之才推其所學措之臨民政事然後
知古今之時雖殊而聖賢維持萬世之道未始有異也
洪武四年掄才之選盡取諸儒海內多士旁搜殆盡於
是會稽杜君貫道初宰徽之休寧越五月而僕亦丞斯
邑時識者以僕不閑吏事而膺叢脞艱難之政上既為
聖朝求治得人之累下且為政事倉皇失措之憂而僕
亦深懼未有實學以副責任之重既至則杜君理庶務

均徭役僚佐同凡弟之義庶民盡撫字之誠處官如家知無不舉雖以僕之不敏亦得承風宣化用底於有成焉則君之傑出于常人者不既多矣乎令君秩滿而朝於京師祖道有日掌銓衡之任者考殿最必有知人之鑑登樞要以盡所緼固不待于人言矣而僕之不能默默者蓋上為朝廷得人之賀下為多士出類之光且知幼學壯行初無二道傑出之才古今一致使如某者亦得以分光借潤于下風也于是乎言

題邵思宜瓜圃鋤雲圖序

青門生自號以瓜圃鋤雲求紫陽山樵圖而序之者屢矣因詰之曰東陵侯固君家事始仕而終隱者也今子方處庠序育英才將期以有為而遽為是舉耶曰否又詰之曰樊遲學圃夫子非之子學聖人之學者也而乃是之好豈非背馳夫道者耶曰否又詰之曰灌園之論固異端憤世疾邪有激而發者不足以訓況畫所以適其情之所樂文所以道其志之所存子之所樂者情耶

情固不可縱也將以道其志乎志亦未易言其嚮也試有以語我乎青門生乃莞爾而笑曰是非爾所知也是非爾所知也子獨不讀夫詩乎瓜瓞唪唪者后稷肇基之原也綿綿瓜瓞者古公來岐之始也耕鋤種植其培之也深耘灌扶持其達之也遠則其忠厚而仁及草木者夫豈一日之故哉業其業誦其詩而思其人以感發乎千載之下不知身之在唐虞之時歟在商周之時歟紫陽山樵聞之喜曰士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其青門

生之謂乎乃為之圖而記其問答之語于上洪武十年
日南至前十日朱同書

舟行分韻詩序

皇帝有天下之四年有旨盡取羣儒以選任之四方多
士雲集輻輳厳之先在是行者十人維時舟次南陵之
毛家浦蘆葦風生東溟月出並舸中流傳觴倡和共嘆
人生出處之難而聚會之不易也于是以杜工部星臨
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之句分韻賦詩以紀之亦且以寓

大箴規之意而令僕序其首僕以為唐虞三代之隆處
君師之位以政教臨民者皆真儒也心法之傳教養之
道刑政之具載在方册世變日下風氣日漓于是政教
判為二塗君人者有崇儒之美名而未得真儒之實用
為儒者窮經皓首而未得盡行其道于時下于是者或
拘古今異宜而不適于用或學非所守而反悖于經先
王經世之大法幾乎息矣今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資龍
飛江左掃蕩羣雄不數年而天下定于一乃罷黜百家

一用純儒豈非世道之將隆斯文之大幸而為儒者所
宜致思乎夫學貫天人功被萬世文足以經邦武足以
撥亂者真儒之學也學有淺深而不可以強齊者也守寒
素之舊而無驕奢之習知廉耻之義而無汙下之為不
立異以要名不屈道而求合行止去就一盡乎在我而
無一毫利害計較之私者真儒之守也守則吾儒之所
當同者也況新安考亭夫子桑梓之邦道德性命之學
禮義廉耻之行乃漸磨既久所謂幼而學壯而行令也

遭聖明之世沾教養之澤當盡蘊奧以濟時守節以律已而無負乎聖天子用儒之意則豈徒斯文之幸而已僕也不孝罪重父喪未期母疾未愈而衰絰以隨諸公後斯綱常之重政教所先必當請而歸者是以不復行而致辭學守以為諸公別且將跂足林下以徯所謂好消息者為吾邦斯文之慶幸也公其尚有取于愚言乎同是行者婺源四人胡原昉江道全江道原胡德耕休陽五人余子韶朱曰可汪銘德汪德懋江彥名余歙人

朱同也是爲序

送居貞之鞏昌序

鄭君居貞與余俱爲新安人余差長一歲自幼趨庭時聞其先府君㮚庵翁名播縉紳間于居貞未識也洪武十有一年㮚庵翁致政歸田余因獲接言論侍教誨于杖屨山水間翁渾厚謙恭凡所以引進後學者惟恐後且聞居貞好古博雅問學孜孜不怠時居貞奉母喪居閩中猶恨未之見也俄而余以有司貢至京師而居貞亦

以賢良舉會于天官溫乎其貌之恭也粹乎其言之冲
也詩書家學之淵鄉情道誼之契吳季子之與鄭子產
柳宗元之與薛存義不是過也居無何余以典教郡庠
歸居貞亦以母喪未終還閩中明年櫄庵公以疾終于
家越四月而居貞奔喪至雖哀毀倉皇間以事至郡城
必會會必留宿論事物析文理切磨辨難若河決東注
亹亹至丙夜不休然後知其非惟學之美且以見其守
之篤而才之贍誠非餘子之所可企及也冬十月居貞

既克襄事還三山又明年冬余以菲才忝佐天官越一歲而居貞亦至通判陜西之鞏昌矣夫居貞之於余也居焉而邑里同心焉而道義同家焉而世學同仕焉而出處同然則雖不同焉者寡矣乎今居貞行有日徵言於余余可以無言乎哉士之生于世也出處之大節有二忠與孝之謂也必能全之而後為成德之士列于君子之林矣然二者實相資以成故昔人謂事君不忠為非孝而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故孝而思竭其忠則必

能立身而揚名其為孝也大矣忠而思盡其孝則必能修身而謹行其為忠也全矣余與居貞之未出也其事君之大節為政之先務所謂如或知爾者講之非不明計之非不熟在今日俱所當勉者然而家世積累之勤詩書付托之重繼述之未遂問學之未成松楸桑梓之懷臨深履薄之戒其可不思所以盡其孝而全其忠者乎余與居貞為通家子弟其鄉士契誼之隆有非他人所可倫故於臨別之贈道其所以同于始而冀其所以

同于終者為君子告焉洪武十有四年八月既望紫陽山人朱同書

贈地理汪煥章序

先子存日于經籍註述之暇多留心於俯察每風日佳好必策杖縱覽乎山川之勝以為葬書雖非聖人立教之道亦造化之奇妙格物君子所不可不究者也矧地之是非關乎體𩲸之安否為人子所以仁其親者不容不致意焉非特為後裔謀富貴也然自楊筠松既沒是

術裂于閩贛判而不合者三百餘年於茲派別支分互相矛盾其爲人之禍反有不可勝言者孰有翫山川之情探造化之本優游饜飫融會貫通以濟人爲心繼斯業而利斯世者乎一日歸自外喜曰頃游休邑之由山塘覲汪煥章自奠其先隴而知其必有得于是術矣向所謂繼斯業而利斯世者其在斯人乎無何煥章來請見偕先子于省家林而余以疾弗克上下其論議于山水間今春煥章又至而先子已捐館矣追思往昔摧裂肝

腸欲叩其歸九京不作又知煥章身甘淡泊心慕佛乘
與世俗挾是術以誑人而利一已者相萬萬盇思先子
知人之明于是杖屨登臨言契意合將別索贈言于余
余以遘丁家禍百感薰心志慮荒迷豈有意于文辭者
然得過庭之遺訓固不可不為煥章告也大塊分而兩
儀立氣化之流行形質之布列俱不離乎五行也五行
又不離乎陰陽天之三光其輕清者也地之岳瀆其重
濁者也然地囿乎天中寒暑晝夜之辨萬物生成之故

而所以成造化者皆由乎日是以因其形之所至而時日方位立焉探造化之原者不可不深究也山川之流峙起伏向背高下形體也而有性情焉求其情之所聚氣之所鍾舍形體何以哉是尤不可不深究者也斯説也二塗而一致均于五行而已矣五行又一陰陽而已矣真是之歸無不脗合此先子有得乎窮理之妙而悟夫筠松以前未判之術者煥章誠能精求默玩用力之久自當有得則先子之所以有望于煥章者殆不虛負

而斯世之賴于子者詎可量哉是用書以為贈言且以告夫求是術者里人朱同書

覆瓿集卷四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張永沂